

一篇關於實施統制經濟的深刻文章，晨報國慶畫報的某篇著作於討論一年來政治後，暗示中國治術的趨向爲廉潔政府與統制經濟的推行。由此看來，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又變爲時髦標語了。

現姑不管每個人主張如何，就事論事，計劃經濟的實現必以生產工具公有爲條件。記得不久以前美國有許多經濟專家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結果一無所成，蓋每個專家代表了每一生產部門的資本家的利益，收羅許多材料來證明其所代表的生產部門比較別個生產部門重要。當然不論代表任何一資本家的所謂專家，都是以社會福利立場來證明其自己經營的特殊重要性。但到底他們的出發點與終結點都是顧全其所代表者的荷包。及會議完結，有一比較有眼光的專家向人宣佈說，在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度未取消前，全國的經濟計劃是談不到的。在美國是如此，在中國也沒有兩樣。如果現制度不改變，討論計劃經濟，實是一個極可笑的矛盾。

計劃經濟也許太利害一點，讓大家來試試統制經濟呢。當然在生產工具私有的制度下，統制經濟是可以推行的。政府力量不夠，便可再拉攏一批巨賈富商來組織獨佔機關，包辦國內外貿易，但是政府巨賈的雙簧控制，只能辦打倒小商人，扶植大商人，並於極有限程度上減少國民購買外國奢侈品的浪費，而不能對於一般人們的不合理的消費加以完全的制止，更不能把現在流入商家荷包的利潤撈出來做推進社會經濟建設之用，而目下的經濟危機之解救，不在乎打倒小商人，扶

植大商人，卻在乎變商品分配職能爲國家的一種職能。或者這不是最近的將來所能談得到的。（有心）

軍備平等問題

列強間又將有一個國際會議了，不論她的名字是叫做五強會議，四強會議，倫敦會議，或日內瓦會議，總是一個所常見的會議罷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家，總是閑着沒事做而歡喜開會議說大話的，裁軍會議，洛桑會議，斯脫拉塞會議，國聯大會剛剛終了，又是一個會議來了。

這個國際會議是先由英國主動召集，而考慮德國之軍備平等地位的要求與「不應視德國爲第二等國」的問題的。德國自從參加帝國主義國家所召集之軍縮會議後，無時不提出裁軍地位的平等問題，即各國不能視德國爲戰敗國，爲第二等國，她也有權保有與他國同等的軍備，換言之，即各國如不依照比例裁減軍備，則德國可以擴充軍備，以與他國躋於平等的地位。德國的這種要求，自然是不爲各國所接受的。

七月三十一日的德國國會選舉，使巴本政府的地位陷於極端的困難中，辭職下臺固非心之所願，勉強維持下去，則因國會中勢力薄弱，極感困難，最後始決定解散議會而圖建立總統內閣的根基。但他這種做法，如要得到民衆的同情，自非改善國內經濟狀況，尤其是增進德國

88392

之國際地位不可。在德國內政上的這種作用下，軍備平等案的牒文重又於八月下旬提出了。

要求軍備平等案的牒文尚未到公布的時期，就有意無意地被德國新聞記者洩露了，因之遂引起法國和各國新聞紙的攻擊，使德國的國際地位陷於極端孤立中，連素來對德態度友好的英國也予以反對。這種新聞政策的應用真是比刀槍還凶。

不過德國的態度並不因國際形勢的不利而軟弱，她對於九月下旬在日內瓦集會的軍縮主幹會議拒不出席，這樣遂造成法德間的嚴重對立形勢。因此英國出來調停了，所謂五強會議就此發起召集。

德國對於英國的邀請，謂須先承認德國之軍備平等的要求後，方能參加，這要求自然是任何國家所不能接受的。而法國也以爲在軍縮會議外另召集一個強國會議，不邀其他小國參加，是違背聯盟精神的。五強會議因之流產了。以後因嚇里歐之赴英，四強會議之說，代之而與麥唐納與嚇里歐的談判進行尚順，會址將由倫敦移至日內瓦，意大利已允許參加，德國於會址及會議範圍尚有問題外，其他亦大體同意了。這個會議之是否開成，現在尚不知道，假如這樣一個會議真能開幕，德國的平等案要求就能達到了嗎？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會議稍有結果，那也不過是各帝國主義間成立了某種外交的交換條件罷了。軍縮問題不於軍縮大會中謀解決，而於三數強國中謀妥協，實在是最矛盾不過的事。（諒夫）

第四百六十七次的川戰

山東的韓劉衝突，還沒有完全解決，而四川的軍人，卻又在互相火併了。據路透社的通信員計算，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四川省第四百六十七次的戰爭。我們知道：國難期間並不因所謂李頓報告書的發表而宣告終結，山海關頭黑龍江畔的黯淡景色依然如舊，有血氣的男兒仍然在東三省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決鬥，而曾經打過電報贊助對日宣戰的軍人們卻忘記了他們自己所說的話，自己打起自己來。

不過，更有令我們注意的一點：四川軍人不特不能抽兵去打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更把民族的繼續生存的根本命脈斬斷了。四川素稱富庶之區，現在弄得民窮財盡。田頌堯於其割據區內，徵糧已至民國三十四年，鄧錫侯部亦徵至民國三十四年，劉文輝徵至民國二十三年，劉湘徵至民國二十二年，郭泗澍徵至民國二十五年，劉存厚徵至民國三十五年。在工業未發達的四川，社會所以還能夠維持下去者，因爲農民生產的剩餘還有一小部分可以取來維持原有農業生產規模之用。今諸軍人竟以最巧妙的方法——例如某軍人銀行發鈔失敗後，改發糧精票——吸取農民最後一點血，以供其內戰及揮霍之用。農民受了這過度的剝削，農業生產不特不能擴大，即維持現狀亦不可得。到了最後，四川河山或許能夠依然無恙，但四川人民卻已暴骨於荒野了。（有心）